



戲劇雜要叢刊之三

神
典



1947.6.20

陳永志校
山東秦



山東省文協編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54.9

著者號 803

登錄號 6029

時間：一九四四年七月。

地點：運河北敵佔區。

人物：

曹同志：二十來歲。八路軍的一個副班長

。個子高大，不肥不瘦，很結實，很健康。但是由于在戰爭中受過重傷，成爲二等殘廢了，現在他的左手就不中用了。然而在他的紅潤的臉色裏，閃光的眼神裏，時時顯得很愉快，很活潑。老愛笑；說起話來，是那麼直爽而響亮，做起事來，又是這麼敏捷而確實：在做偵察工作當中碰到像于家嶺這樣險惡的環境，也終于以其堅定勇猛機智大無畏的精神戰勝百倍于自己的敵人，真不愧爲山東軍區給予的一等戰鬥英雄的光榮稱號！在這次奇蹟的創造中間，他更表現了階級的偉大革命友愛；而對於敵人，則表現了頑強與仇恨。這一次他原來是去做一件工作的，所以他化裝着一個普通

老百姓。穿着便衣，在兩件上身短衫裏邊插着匣子槍，子彈袋和手榴彈。

張同志：二十來歲。是從戰鬥中間參加八路軍的一個戰士，還沒有經過很好的鍛鍊，加上身體弱，胆小，所以在危急情況下，表現了一些驚慌失措以至于心情的動搖。這一次他和曹同志一塊出發，也裝扮着老百姓，腰中隱隱掖着兩顆手榴彈。他的動作有些遲疑，說話有些低沉，精神不安而急躁，老愛想着他自己。

于大娘：五十來歲。貧苦衰頹的老境，使得她穿着破爛，精神痛苦。然而在她憔悴瘦弱的身體裏，却有一顆熱愛祖國和祖國底戰士的心，她把八路軍當成自己的親人，雖然在敵人面前遭受欺凌，使得她胆戰心驚，無能爲力。但是她看見了勝利，也相信着勝利，終于還是真心誠意地拭去眼淚盼着光明。

偽莊長：四五十歲。圓胖的身材，奸猾的模樣，一張螃蟹臉上有一個塌鼻子，方口唇，和兩隻眯縫着的老鼠眼睛，老是假裝着笑，一笑，那一部稀稀拉拉的黃貓鬍子就翹起來了。他是依靠敵人橫行霸道的——個壞蛋，穿着致究，好像小城市裏的掌櫃的，肥大的綢衫褲，一對襟夾袄下擺中間，漏出漂亮的絲帶，在夾袄袋子上還裝飾着銀鏈。他善于應酬，口齒伶俐，在人面前說人話，在鬼面前說鬼話。

偽便衣：二十二三歲，偽莊長的姪兒，偽新團的一個兵。相貌和偽莊長差不多，穿着比較更時髦些，綢夾袄褲都綉緊在身上，腰的一邊，飄出紅絲繩子，原來他帶着手槍，以致顯得肚子

更鼓飽飽的了。他也是一個壞蛋，狡詐虛偽，但是不太老練。

偽軍官：三四十歲。一個偽連長，矮胖得跟木桶一樣，面色蒼黃，嘴唇黑紫，張開嘴來就看見一排金牙，聲音尖細，好像逼出來似的。跨着他那繡鍋腿走路。像一隻笨鴨。腐敗昏庸的生活，使得他指揮拙劣，神態慌張，可惡而又可笑。穿軍裝。

偽軍們：甲：一個體弱多病的老頭。

乙：一個細小可憐的青年。

丙：一個冒冒失失人。

衆：都是一些膽小怕死的人，有穿軍裝的有穿便衣的，都不很齊整。

群眾：老少男女都有。

第一場

佈景：在于大娘家裏，屋子裏沒有什麼陳設，只在左前方擺一張小飯桌，桌子

上擺着碗筷茶水煎餅菜盆等等飯具。

桌子後邊和右邊各擺着小板凳。在右

邊方挨牆，有一個炕，炕上除了一

張破席以外，沒有其他。一個窗子開

在炕那邊後牆；後牆的左側一個門，

通外院。在前角上一個門，通後院。

幕啓：天才亮，窗外透進來白光。屋子裏

還有點暗。這當兒，外門關着。曹同

志坐在桌子後邊，張同志坐在桌子左

邊，已經都擺下筷子了，吃飽了；曹

喝着水，張還在咬着最後一小塊煎餅

。偽莊長正坐在炕左頭上，低頭看錶

，一邊斜着看一雙眼，在兩個人身上

打量，嘴一捋，又把頭向上一仰，眼

一閉，在沉思起來了。

曹：（歎口，向左吐出了水，轉身向右，招呼

着）莊長——

莊：（一驚，連忙下炕，一邊收進錶，一邊走

兩步向着曹，躬腰曲背地）是是，同志。

曹：（仍然那樣坐着）那就這樣吧。

莊：（連忙應承，虛偽地）是是是，同志。（

說着走近桌子）真是，飯菜太不好了，噁

，太不成個敬意。

曹：你不要客氣。

張：（吃完煎餅，他取茶壺倒茶，轉過臉把壺

擺下桌子前邊地上，就這樣接着說）你不

要拿招待漢奸隊那個辦法來——

莊：（趕忙到張身右向着他很快地）那能那能

那不能那不能。(漸慢而有力地)雖然我們于家嶺這莊子離營子不過三里地，那裡住着上千的漢奸隊，(向兩個人半仰着臉)可是誰怕他!? (指手劃腳，吹牛，得意地)我就是抗日的莊長，怎麼樣!? (越說越像真事似的高叫着)我腦袋不要了，我也不要向着八路軍，怎麼樣!——

曹：(像看戲似的露着笑容，不說話)

張：(煩了，站起，向莊)哎哎，你這是幹什麼——亂嗆呼!

莊：(好像才明白，略拖長聲音)哎——(陪笑，輕輕的批一下自己嘴巴)你看我這張嘴，合子一嘴，總喜歡說心裡的話——

張：(老實的忠告着)你可別出去說——

莊：(緊接)那能那能。我這嘴就是貼上封條的箱子，一點風聲也漏不了的。(向外門走去，轉身又彎腰點頭)同志老爺們儘管待在窟裏辦公就是。

曹：(站向右邊)好好，你走吧。

莊：是是。(揭開門)

曹：(客氣地)真麻煩你啦。(走向炕前)

莊：(回頭)那怎麼當得起麻煩，不麻煩，不麻煩。(說着走向曹)呃，(掏出一盒紙烟)您看，我這人——真是——就這樣糊塗——烟捲兒早買來了，也……(在喉嚨裡笑，把烟奉上)你抽烟。

曹：這都是老百姓的錢，你拿着退給小鋪子去吧。

張：對啦，你拿着吧，我們自己有。(拿出烟來給曹一支，自己一支，到內門口打火)

莊：(同時在烟盒中拿出一支向曹)抽這一支。(硬朝他左手塞)

曹：(用左手攔阻，却露出了殘廢的傷痕)你抽吧，我們抽草包還抽慣了。

莊：(向那左手眯着眼睛注意一瞥，連忙又掏出洋火劃着給曹點上，自己也點上，才又看着，驚訝地)哎，你左手怎麼——

曹：(又縮起左手，却說着笑話)叫那些狗咬爛啦。

莊：(一笑)是是，同志真會說笑話。(試探

地，眨眨眼）是——受傷了吧？

張：（仍蹲在內門口，潦潦地接上了話）二等殘廢，跟鬼子打的。

莊：（故作同情）唉，太可惜，太可惜，殘廢了。那……（向張）不是不能打槍了嗎？

張：（蹣跚）不能打？嚶——一手打槍，一手還打手榴彈哩！

莊：噫，了不得——了不得——（更向張接近，作回想的樣子自語）難道跟那位常常到據點裏偵探的老曹一樣嗎？真了不得！

張：什麼？——

曹：（緊接着咳嗽）咳！……（向外門看）

莊：（仍向張）我聽人家說過，那個老曹真是好樣兒的英雄好漢，說是他從前兩隻手拿過兩隻匣子槍，一塊兒打，打那兒是那兒，百發百中。（偷偷向曹注視）

曹：（聽着，也向莊看，眼光碰到眼光，他就很警覺地，但是安閒的向莊）你見過他嗎？（若無其事地玩自己的手指向棹前走）

莊：（極注意的看曹幾眼）見見：可沒見過。

可是這裏的漢奸隊都像耗子怕貓似的不敢

見他；不不不，要見他，要逮住他活吃了哩。（看着曹）

曹：（淡然地）噫，有這回事嗎？

張：（不安地，向莊拍一下肩）真的！

莊：（一驚，立即惡意地，向張）不假！

（于大娘忽忽從內門跑出來，氣呼呼地，一看見莊長，一楞，站在門邊。）

莊：（向于大娘攔起面孔來）正在談辦公的事兒，你驚慌慌地跑出來，什麼事兒！

于：（吞吞吐吐不敢說）沒沒……沒什麼……

曹：（走向棹右向于）大娘，我們在這兒閒拉瓜，不礙的；你有什麼事兒。你說吧。

張：（敏感地急切地）是不是外邊有動靜？大娘，你快說！

于：（剛向張走一步，想開口但是沒說話）

莊：（搶着發威風，同時向張探討好）你這個老太婆！同憲老爺叫你快說，你怎麼變成啞巴啦！

曹：（走來，向莊警告地）不要嚇唬她——

莊：（向曹）是是。（向于眨着眼，威脅地）

外邊怎麼啦？啊！（緊張的看他）

于：外邊……（碰到莊長眼光，連忙改口說無

意義的話，指窗外）天亮了！

莊：（輕鬆了，拿出錶）是天亮了。（看錶說

（是時候了！（向外門匆匆走）

張：（懷疑地，跟莊走）

于：（同時急忙走近曹，壓低聲音，指劃着）

同志，我剛在後門口看見一個——

張：（聽見了，赶忙回頭問）看見誰呀？

莊：（剛到棟旁也赶忙回頭問）見了誰啦？

于：（搪塞地）太陽還沒出來，瞅不清。

莊：連個影子也看不見嗎？

曹：是從營子據點裏邊出來的嗎？

于：是的。是騎着腳踏車的——

張：那——（緊張）

莊：不要緊，不要緊。我出去瞭瞭。

張：對啦，快一點兒，不要有情況。

莊：（快跑地）不礙不礙。越是在據點旁邊待

着越不碍的。虛偽的表示誠懇，故作忙

碌）我這就去，我這就去。（却又轉向于

，指指，認真叮嚀）可他嫂子，你可別亂

扒瞎話嚇唬同志們——

曹：（有含意的向莊笑笑）嘿，（平穩而有力

地說，眼睛發亮地逼視莊）咱不是小孩，

不怕嚇唬！

莊：（被看得有些窘，眼向下）是是……

曹：（緊接自己說的話，帶着笑）誰要來開開

玩笑試試！我這裏還有幾顆黑棗請他吃。

莊：是是。（抬頭，有含意地，旁叨）反正今

天，反正今天是——

張：（着急地向莊，推推莊的肩）你還囉索什

麼！告訴你，要是出了事兒——

莊：（緊接，開玩笑似地）拿我的腦袋好囉。

（看曹一眼，仍向張眯着眼）真是的，同

志，你在這兒等着吧。（匆匆從外門下）

張：（看莊後影說）這傢伙！（忙向曹走去說

，疑惑地）我看這個偽莊長恐怕不是個好

東西！

于：（向外門張望一下，才忙接着說，走回前

）唉，同志，那東西就沒按好心哪！（看
看後邊，向左手的曹向右手的張，吃力地
緊張地）他仗着漢奸隊在莊裏橫行霸道慣
啦，壞透啦，一直壞到骨頭裏去！您來
，他就充好人，獻殷勤，出來遞去地拿個
茶拿，誰知道他使了些什麼鬼心眼哩。

曹：反正咱工作任務一完成就走，也不怕他。
于：（熱切地、不以爲然，說得更激動）唉！

光棍不吃眼前虧呀！漢奸隊就像住在家門
口似的，要堵住了街口您就出不去啦！

（向曹）那些漢奸隊可多着啦！

張：（着急地向于急問）于大娘！您剛才不是
說看見一個騎車子的嗎？那是誰？

于：莊長的親姪兒。在營子當便衣探子的。不
曉得車子停在那裏了。我去開院門去。（

張下）

張：快走吧，老曹！從後門走！

曹：工作！

張：還顧那些個嗎？我們要留個活的走啊！

曹：怎麼光顧着逃命就忘記了工作呢？老張！

不要不了解什麼事兒就亂闖出去，叫人家
碰上了，才死的不明白哩！

張：（向內門跑）我看還是走！

曹：不。老張！

張：（站住）再迂磨就走不掉啦！

曹：現在走也走不掉啦。（解釋地）要是敵人

真是爲了咱來的，那就不止一個人；要是
一個人，那咱又怕什麼？（稍停，踱步）

討厭的就是天大亮啦，不好走！

（外邊，門被撞開的巨響，使屋內兩人

吃驚地向那裏注視聽，只聽得莊長罵着

：「一個死老太婆！白天開門！你找死哩

！」于大娘哀求着：「莊長，你行好！

」莊長罵：「滾！」接着拖出去了。」

（同時，僞便衣進了院子，把車子架在

屋門外，把帽子摘下，站到門檻上。）

曹：（站在炕前，取槍，退一步）誰？

張：（站內門口，準備取武器，同時叫）誰！

便：（一點頭）我。（戴帽子進來，向兩人獻

作熱烈的）同志們好。我是新四團的，我

特爲來找你兩位同志談談話。(向前走)

曹：(仍在那兒，拿槍指)請你別忙走動。

便：(送送地)行行。(可還是一邊向棹右前

移動，一邊亂眨眼睛，偷向屋外屋內注視

着說)我老早就知道八路軍好——

曹：(揭穿他，嘲弄他，向他走去，並極快地

接着說)好對付是不是？(到便衣左手)

便：(一楞，有些作慌地陪笑)那敢那敢。

曹：(在棹前，用拿槍的右手指示後邊)那裡

是門！(撤到棹左後，可以監視門外)

便：(順從的看門，趕忙向曹)是是……

同志，那是門，那是門……(臉前身都對

着曹)

張：(整不住了，急忙大步來到便衣身後，左

手抓住他的衣領，一操，同時狠狠地呷喝

着)那你去出去！(右手在衣裏摸)

便：(被一操，一踉蹌，兩臂張開向後退，翻

倒了凳子，張着口，吸口氣才看着張說)

哎哎，同志，急……(向棹前倒退)

張：(緊跟地接着逼近，作掏槍的樣子)你想

幹什麼？

便：(兩手向前擺。口吃地)沒沒沒什麼……

曹：(拍便肩膀，笑着)不要害怕，朋友。

便：(回臉向曹，裝傻；注視曹左手)

曹：(繼續說)我們這位同志是跟你開玩笑

的。

便：(迅速的瞥張，再自語)癡玩癡可……呢

呢……哎……(摸心口扶在棹左角上)

曹：(到棹前中間喝水，槍攔棹右角，臉半向

外門)

便：(繼續找話說)我心裏撲通撲通跳——

忽然朝着曹身後說)呢，曹同志！

曹：(無意之間，脫口答)什麼？

便：(目的達到，大喜，挺直腰)哦！你真姓

曹？好！(拔腿就想走)

曹：(才知道暴露了，叫短促地)站住！

張：(同時地叫)站住！他媽的你想幹什麼！

便：(在棹子左後角站住了，回頭陪笑地，

前頷)您看我多冒失！又不曾說個謊！呢

，(向左稍移動)實在是誠心誠意，慕曹

同志的名，打算好好地招待招待！

張：（不明白，搖頭，向炕前，自語）招待？

曹：（緊接向便衣，針鋒相對地）你打算怎麼招待吧！（左手剛好按住棹角槍上）

便：（狡詐地向外門看，暗示地）我想叫大家奉送禮——

曹：（在棹子右前角，盯住便，斬截地）用不着那麼麻煩，你一個人先招待一下也好。

便：（側身移動，盯住曹）對對對。我倒忘記了，（邊說邊準備）我這裡帶來一包點心——（急抽槍）

莊：（在院子裏向裏急噴呼）他左手殘廢了，不要緊——

張：（同時地，在炕前）他媽的！——

曹：（左手舉起槍，緊接莊的話，嚴厲地向便衣）好，就用左手打死你這——（打槍）

便：（槍已在右手，但先被擊中胸部，掙扎到門口叫）弟兄們，上啊！（一頭栽在門口，頭向着炕，手用下槍在棹右後，痛呼，掙扎，死去）

莊：（在門外左側一露頭，飛跑掉叫）老總們

衝進院子來呀！……

曹：（檢起便衣的槍給張）你拿這槍看着窗口，我把守門！（把腳下橙子和屍首踢到門口）

張：（拿槍槍，伏炕上，向窗外監視）

莊：（在外邊氣急敗壞地求告）老總們，啊！給娃娃兒報仇呀！……

（外邊哄哄一陣叫，偽軍五六個跑到院子外。張表現了驚惶。曹在門右準備。）

偽：（在院門外亂嘈嘈地）衝啊，殺啊！

張：（向曹，吃驚地，指示着，啞暗地）哎，東西牆上都架上了槍！

曹：（不回頭，沉着有力地）反正打起仗了，就打吧！沉住氣，老張！鐵漢奸毛線不出什麼事來！（揮棹子向門）

張：（向窗子）可是人不少啊！（驚呼）咿，衝進院子來啦！咿，（悲觀地）這樣能打嗎？打到底活不了啦！

曹：（嚴峻地）打到底也要打到底！

張：（望望曹，嘴唇顫動，絕望地）打吧！

（向窗外就是一槍，同時怨懟地）他媽的！

曹：（警告）哎哎，節省子彈，打不中別打。

莊：（哭聲在院子裏叫）俺娃兒死的冤哪！連

長老爺！連長老爺！就是兩個八路啊！

帶隊伍衝啊！打啊！打那兩個八路！

官：（一個不耐煩的聲音）滾你媽的蛋！我自

己會打仗！（轉成命令）弟兄們！衝上去

！活捉姓曹的有賞啊！

偽：（在門外）衝啊！

（有一個偽軍端着槍衝到門檻邊。）

曹：（一槍把他擦倒）

（這個偽軍就連一聲都不及喚，撲通俯倒

了，剛好把屍首俯在豎立的棹上。）

曹：（順手拿到那支長槍）

偽：（同時發一聲喊）哎哟！好傢伙！（從門

邊亂退走）

曹：（同時）好，送來一支長槍，還有刺刀！

（取他的子彈袋）子彈可他媽的不太多！

官：（在遠處發威風）不准退！上！把副班長

撿下來！

偽：（應付地在院子裏亂叫）搶啊！

張：（突然有信似的）曹！他們光叫喚不

敢上場，（想下坑）咱打他奶奶的吧！

曹：別下坑。你在那裏好看着他們動作。我在

這裡對付，只等他敢露頭！

張：（在窗口向左看）向曹！順着牆朝門口

撲啦！撲——

（偽軍甲咳嗽着跑到門外左邊）

甲：（就在那裏說）噤噤，別動手！別動手！

（翹起那部鬍子臉）等我喘喘氣……

（後邊兩個偽軍一下子把偽軍甲擁向門

口，就飛轉回去。偽軍甲踉蹌地向門口

露出了個花白頭，左手拿着軍帽伸進

門。曹趕忙向那帽子刺去一刺刀。）

甲：（急退回，蒼老的聲音哭著）刺錯囉！

曹：他媽的老傢伙，你有種，你進來！

甲：（咳嗽）哎，你怎麼這樣兇啊！

偽：（跑到甲的身後）都來啦！怎麼樣？

曹：都進來吧！（停停）不進來！我可要送你

們三槍！（向門外連發三槍）

張：你那裏打不着。我打。（向窗外左邊打）

信：（在外邊跑，亂嘈嘈地）打啊！打！……

官：（在遠處叫）目標！右前方！窗子！排槍

——前方！

（向窗口，外邊的槍聲大作。）

張：（剛要縮回，左臂却受傷了）嗷！老曹

——（躺下了枕臂部流血！）

曹：（一看）嗷掛彩啦！（仍注意門外）

張：嗷！

曹：不要喊，老張，忍着點……

張：不行哪。老曹！（舉左臂一掠，哭聲）血

——血流的太多啦！

曹：哦！哪！（摸衣袋）沒帶綳帶。（翹起腿

，撕下褲子上布片，轉身替張包紮，安撫

地）不要緊，老張，血止住了。

張：可是出不出去啦，敵人把院子都圍上啦。

曹：別怕——（坐炕頭上）

張：我可是有點……怕。副班長，我當八路

軍才幾個月，這樣的仗我還沒打過。嗷！

，（翹腿指窗外）漢奸隊佈置開來啦，頂

少也好幾十口子，兩個人打好幾十倍的敵

人，怎麼能行？

曹：不用你擔心哪。我……（站起，也有些茫

然向前踱幾步，自語）走着瞧吧！

張：（跟着曹的走動轉動他的視線，極不安地

）哪……噢！（急燥恐懼地）我心裏發慌

……

曹：（被這聲音怔住了，立即理智地，去安撫

）不要喊，一喊，叫漢奸隊聽見，不好。

張：（低抑地）是的。我不能在漢奸面前喊，

可是——

曹：（站定，肯定地從牙縫間沉重的說）拚他

媽的！打死一個够本。（向張，比較輕鬆

地說着想引起對方的信心）已經打死兩個

啦，老張，咱倆一人分一個，都够本啦。

張：（勉強的一笑）你這老八路，真叫我心裡

舒坦多了；這麼危險，你還有工夫說笑；

……

曹：（真笑了）不是說笑。我是想：我頂多不

過是被敵人打死吧，可是打死也得打下去，不打，叫人家抱活的去，那還能叫做八路軍！

張：（受感動的點點頭）是的。

（外邊有一陣跑步聲，挖土聲。）

張：（聽，又搖搖頭，向屋裏看看，酸楚地）

可是外邊那麼多敵人，把咱倆個圍得鐵桶似的突不出去；那：（緩慢低沉，無限傷感。頭老曹手搖着）那不死得太冤嗎？：

曹：（低低回昧）冤？（頭慢慢移動，手從張手中慢慢抽回，沉在矛盾的思想中，忽然一看見自己的左手，眼光閃亮了）光榮的傷疤還在這裡！（揮起左臂）豁上！（落下左手抵在右手裏，握取槍，向門左走去，急速的大踏步）

偽：（外邊一個年青的尖嗓子）報告！二連增援上來啦！

官：（在較近的正後方牆頭上）弟兄們！打！

偽：（許多殺氣騰騰的）打！打！

（二排槍，夾着輕機槍吼叫了。）

張：（翻身。右肘支着半身）的咬，機槍！（向窗口一瞥）那指揮官在牆頭上；老曹，

他會發現你，你那裡——

曹：（在門左）不礙的，這裏是死角。你監視窗子就行，能打槍就打，不能就不打。

張：（轉過身，小心地爬去看看，吃驚地）咳，曹，不止一個連！

曹：是的，是兩個連。兩個連也一樣。反正打上了，就打到底！

張：（抱怨）唉，這天還不黑！黑了天不就好跑啦！

曹：上午還沒到哩。

官：（在牆頭上高叫，壓過槍聲）弟兄們，使勁打！活捉了那兩個八路羔子宰了，請你們喝酒，吃上午飯！

曹：他媽的存種！（向那方面一槍）我叫你吃上午飯！

（那個官咳嗽一聲，從牆頭上掉下來。偽軍們騷動了：「連長，連長……」）

張：（興奮的）這一槍好，好！打中了那個

孫子了！

官：（在近處牆根，受傷的叫喚）弟兄們！替

老子報仇！打死那個姓曹的！打呀！

偽：（越過越近，在槍聲中）打啊！衝啊！

（偽軍們從高處跳下的聲音，推倒牆的聲

音；偽軍們頂着東西跑。）

張：哎喲！一窩蜂的跑來啦！

偽：（在院子一角噓呼）出來吧，姓曹的！

曹：有種的進來！

偽：（還在那兒喊）咱兩個連哩！

曹：三個連也一樣！

偽：（同前）好小子！嘴還硬！打手榴彈啦！

張：（驚呼失色）老曹！手榴彈！

（窗子和門外都打冒了手榴彈的烟。）

張：都打到跟前來啦，怎麼辦！

曹：我們好好地守，還守得住。

（一個手榴彈打在窗子那裡飛進烟。）

張：（從炕上滾到地，顫抖地）不能守……我

不中用啦！我……（嗚咽地）

曹：（急促低聲詢問）又打着了麼？

張：唉，（不清楚地）不，不是。是是……

（爬坐在地上，抱頭）我頭！頭！

曹：（焦急地）怎麼？頭怎麼！

張：（慢慢拿下手）頭，暈。（右手按心口）

心裏，慌；心流得厲害。（難過地）我……

不中用啦。我，走不了。還……拖累了你

。〔凄然望遠〕你能走，你走吧……

曹：（一邊緊張監視門外，一邊耐心地誠懇地

向張）放心，老張，我決不離開你。

張：（放心地嘆口氣）噢。（但是急切地）可

是不走不行哪！你看；又是……

〔又一陣手榴彈，有一個飛進門。〕

曹：（接住，扔出去）還給你！

甲：（遠處叫）哎！手榴彈！

偽：（遠處叫）好小子！再叫你接！

〔又飛進一個手榴彈。〕

曹：（沒接住，爬下地，那手榴彈冒一陣烟）

張：（早爬下，這時候向後退，急喚）老曹！

老曹……老曹！

曹：（爬過棹前，邊爬邊說）別喊！我還活著

1 (爬到炕前，翻過身，頭向張)

張：(驚喜地來抱齊曹肩) 哦！你活着！

曹：(坐好了，自慰慰人) 活着。

張：(真誠地) 那條趕快留着個活的走吧。

曹：(親切地) 不要這樣說，老張。我不是跟你

說了嗎，我管怎麼着，也不離開你。(感

情地) 往常在班裏，我們在一塊生活，一

起要一起樂，也一起吃辛受苦，我們老講

階級友愛。(握着張的手，肯定的) 同志

，我們不是用嘴講空話的人！現在，正是

發揚階級友愛的時候，能在一塊歡樂，也

要能在一塊熬過困難，要死，也都在一塊

。

張：(注意聽，受感動地) 是啊。可！(又記

起現在面前的困難) 可是漢奸隊越來越兇

啦。我們只有兩個人，離咱根據地又是好

幾十里地，隔着山，隔着水，怎麼走？

曹：要走生路，這個時候就只有堅持着打。我

們有三支槍，有六十發子彈，够打一氣的

了。(正視前方，自語般地) 我準備打到

最後一粒火，也不當俘虜。(向張) 如果

我犧牲了，你就拿這三支槍拚。要是你犧

牲了，我一定和敵人打到底，替你報仇！

張：那……(看定曹，露着希望的閃光)

曹：那咱們就退。這裡待不住，我知道。後門

好走，咱走後門。(起身)

張：(走) 能突出這莊子就好了。(忽然腿走

不前) 嗚喲我的腿！

曹：來，我背着你。

張：出了門再背，要不，子彈——

(槍聲向屋裡射擊。)

偽：(在院子裡四處聽) 投降吧！八路羔子！

曹：(順手取下炕前沿一塊磚抄出門，同時罵

着) 投你媽的降！

(曹與張從內門下。)

偽：(四處哄哄地) 快快下！抄出了大炸彈來

啦。

(緊張的靜場，約五秒鐘。)

甲：(在院子左邊說) 嗚！怎麼還不炸呀！(

大膽地向那裏跑去) 他奶奶個熊！(去拿



磚頭」我這老花眼都瞅清啦，什麼大炸彈

！一塊磚頭！

官：「在外邊笑了，叫了」好！擄磚頭啦！他沒有子彈啦！弟兄們，包圍屋子，衝進去

捉活的呀！

偽：「跟着叫」捉活的呀！

官：「仍在那兒叫」衝啊！

偽：「真衝了」衝啊！「衝到門口又回去了」

官：「仍在那兒」他奶奶個X！衝！

偽：「只得再衝」衝！

「偽軍內倒戴帽子，不打綁腿，穿一件便衣上身，一件破灰軍褲，踏着大鞋，楞頭楞腦地頭老朝後邊叫：『衝衝衝！』拿個手榴彈，不帶槍，衝上來了。」

丙：「一下子被死屍拌倒了，兩腳豎上天，掉

了一隻鞋子，拚命叫」哎喲，完蛋啦！

官：「向近處走走叫」大家衝啊！救下二楞子

來！

丙：「感到奇怪地向屋中偷偷一看，快活大叫」哎！好啊！朋友們上啊！「昂起半身，

一手按緊了死屍，一手拿手榴彈向門外擄」我一下子就捉到一個活的啦！

官：「更近」弟兄們，放心！都衝進去！衝進去捉活的！

偽：「頭上圍邊衝進邊叫」捉活的！「擁擠在

門口，互相說」進去！……你進去！……

「於是幾個警戒地沿左牆前進，另幾個勇敢的佔領了炕，互相問」活的呢？在那裏？

官：「從外邊踏響了皮鞋上，他頭部戴新綢帶，敞開軍裝上衣，裡邊露出有顏色的綢質便衣，手端着短槍，出現在門口，毫不恐慌似的，問」在那兒？

「在這官兒身後，站着偽軍乙。」

丙：「仍抱住死屍，緊接」報告，在這裏。

官：「仍站那裡」二楞子，「豎起大拇指」馬到成功！好！還有一個，大家伙動手逮！

甲：「在炕頭上跳下」我看這活的不大像活的呢！又不叫又不喘氣啊！

衆：怎麼？

（官進來。偽軍乙跟進，仍在其後。）

甲：（已經看了死屍，向衆，滑稽地）唏！咱便衣隊長睡在這裏啦。

丙：（才看清，連忙起立立正）報告連長，這一個真是便衣隊長！

官：他媽的皮！混蛋！

丙：是是：是。大概是滾蛋了吧！

官：混蛋！傳令兵！

第二場

佈景：在一個院子裏。後邊一道牆，很厚

很結實，相當高大。沿着這牆根，是

瓦坑，豬堆，再向前，一小段土堆。

右邊靠近院中，是一顆大石榴樹，枝

葉茂盛，其蔭蓋之下，樹根盤曲着隆

起，可以坐人，左邊稍後，又有一小

乙：有！

官：快給二連送信。請他們二連長幫助我們把于家嶺包圍起來，圍的他一點水也不漏！

乙：是！（敬禮向外門下）

官：（向內門用槍指）弟兄們！進去！搜索！追！追！

——幕閉、第一場完。

段短泥牆，也較後牆矮得多，這短牆前邊是一塊大石版，離開地面有一二尺高。

幕啓：台上無人。從後牆望過去，一支火柱冒着濃厚黑烟，向高空搖拂；火在各處燒起來了，把浮游在西山的夕

陽指染得通紅。不久，從右前方，曹與張上。張向樹上倚去，身體站立不穩，顯得已經不能走動。曹轉過身去

隱入。

曹：（上）迴門已經堵好了。

張：（向後牆遠望，無力地驚呼）火！

曹：（順着聲音望去）強盜！真放火了！

張：這火多大！（不敢再看）

曹：不曉得多少家都被燒着了！

張：（回臉向右）哎，西頭也點上火啦！

曹：這些狗東西真該死！（踱向左，翹起脚尖

看）媽的，東頭也冒起烟來了！（仍看）

張：（向曹身等）怎麼辦？怎麼辦？

曹：（轉身）咬咬牙。（指右後方）太陽一落

山就突圍。（盤算着來回踱步）

張：（順手指看去）太陽今天走的怎麼這麼慢

，老不落。（失望的向正前方，踉蹌兩步

，站住，驚駭得呆了，兩手掙起）哎喲！

曹：（站住了）什麼？

張：（指，啞音地）前邊！

曹：（也怔住了）也是火！

張：（刺激得受不住，直瞪着眼，有氣無力地

沙啞着叫）火！火！四下裡都是！火！（

低抑而恐怖地）一片火燒場！（身體搖曳

，脚步凌亂）跑？跑不出去！（昏厥）

曹：（一把抱住他，低喚）老張！老張！

張：（閉着眼，夢囈般的）跑不出去！跑……

曹：（向左移動着呼喚）老張！老張！

張：（完全軟弱無力地，低長顫抖着的聲音，

頭漸向上仰）完——啦——

曹：（把老張抱到石板旁，脫下自己上身外邊

的褂子，鋪好，把張躺上去）你躺下，休

息休息腦筋，不要響……

張：（昏糊地）不，不！……

曹：（按下張在大石板上）……

張：（停停，睜眼向身旁站着的曹）火啊！

曹：（安靜地）我知道。（勸慰着）不要緊，

老張！火沒有燒到這裏。

張：（搖頭）唉！要燒到這裏，就更晚啦。

（却有一把火在後牆後近旁升起。）

張：（掙扎欲起，急喘）這這這……這不是

燒到頭上來啦！

曹：（輕頓一脚，心中煩亂）喲！只隔一道街

——（抓手咬唇，向樹那裡快走）在這裡

監視……（向張）你儘管先躺着好啦……

張：（半身倚短牆）我煩死了。我躺不下去。

我想，（難通地）要是——

曹：（緊接，鎮定地）要是來了，我背着你冲

出去！（停停，看看）子彈還有四十顆，

够打一氣；你放心。

張：（追問）要是子彈打完了——

曹：（緊接，迅快斬截）那把槍砸爛它！

張：（又担心又怕）沒槍？那怎麼行？

曹：還有三顆手榴彈。也够使的了。

張：（還要追問）要是——

〔在後牆外的街上有雜亂的脚步聲。〕

偽：（在外邊吶喊）點火啊！……

張：（急迫地）來啦！來啦！（掙扎掏槍）

曹：（拿長槍同土堆走過）

偽：（在外邊亂七八糟叫）綁梯子！……把

梯子扛過來！……把梯子登上牆！……

官：（在外邊急叫）草把子！草把子！點上火

——燒死那兩個狗養的！

張：（半身跪在石板上露出頭，又蹲下，向曹

驚怖地）怎麼辦！怎麼辦！快爬牆啦！

……

官：（在外邊）點火！把這牆這邊的屋子都點

上！

張：（發抖）那邊點着了，這邊也完啦！老曹

！老曹……

〔老曹這時候陷入苦思中。看看還不能

打，就提起槍，仍走到樹下；倚着樹，向

正前方的遠處冥想地看去，他沒有聽見老

張的叫喚。他的手無意識地從衣袋裡邊摸

出了一面小鏡子，于是他就低下頭看見了

鏡子；當他拿起鏡子的時候，他才真正地

照起鏡子來。他的臉上，由于充血而顯得

非常緊張，非常紅。〕

〔老張很奇怪，就注視他看。半晌。〕

張：（急促地）老曹！你照什麼鏡子？

曹：（被驚醒似的）噢，（一笑，鏡子拿開）我常寫聽老迷信講，人要是該死，就活不了。

張：當然囉。可是你怎麼這時候才想起來！

曹：（向左稍移動，自然地）不是老人們說嗎，人要是該死，臉色就變樣啦：就跟黃表紙一樣小臉焦黃，死灰一樣的難看。

張：（懷疑地看曹）可是——

曹：（緊接）可是——（又拿鏡子一照）真怪——你看，我的臉色——

張：（緊緊插嘴）通紅。（伸伸腿）

曹：（安慰地）對啦，通紅。（收起鏡子）那不是該死麼？

張：（坐下，剛要說話）……

官：（在外邊）燒死他！燒死他！

偽：（在外邊亂嘈嘈）加勁燒！燒啊……

曹：（後牆上發現一個火把和一條膀子。）

曹：（急速取樹邊的槍，立射那個火把）叫你放火！（一槍以後，伏下土堆）

〔牆頭上那條膀子和火把都掉到牆外去了〕

，同時有一聲尖叫。」

官：（在外邊）好小子！就在前院子裡！

內：（在外邊叫）再來個草把子，扔進去燒死他！

莊：（在外邊）老總老總。那不行，那是個開院子，挨着牆淨是些大糞汪，豬糞，燒不着……

官：（在外邊）好啊，讓我來叭嗚叭嗚。（叭嗚）哎！姓曹的！是朋友就出來，省得燒成灰，連屍首都完蛋！

曹：你有種，就翻牆頭進來！保險，一槍也不打你！

官：（在外邊）我也不放槍。你出來吧！

曹：（匍匐向短牆後）你進來！

官：（在外邊）你出來！

曹：（高聲）你他媽的進來不進來！

官：（在外邊）好！進去！進去！兄弟們！

偽：（在外邊跑，搬梯子等）上啊！

張：（伏在地上，臉向曹後身）嘎嘎！老曹，你別開玩笑！

曹：（臉向張）你聽他瞎嚷嚷，他連個人毛也

不敢進來！（指指短牆後）咱倆佔着這兩

個死角，看他怎麼來吧！（隱入）

官：（在外邊）莊長呢？莊長呢！

莊：（在外邊）是是……

官：（在外邊）翻牆頭進去！

莊：（被推到牆外邊，掙扎着）我我……

官：（在外邊發火了）你他媽的混蛋！弟兄們

，把他拖上梯子，抬起來，仍進去！

偽：（一片吶喊）是！（動手了）

莊：（聲音從下邊傳上來）饒了我吧，老爺

……

官：（在下邊叫）存種！再喊！槍斃你！

莊：（在牆外中間）吶，曹同志！曹同志

您恩典恩典我，可別放槍！

（偽軍們吶喊着「上」，把莊長抬到了後

牆頭上，還露着不少的手和槍。）

莊：（阻戰心驚，不敢逼視，兩手扶着牆頭，

直抖索，炸開肺般地央求着叫）救命哪！

曹同志！曹班長！曹隊長——

官：（在下邊着急了快呀！）快把他扔進去！

莊：（向後向下急翻一手）不不！下邊是大

汪！我——（回頭）我慢慢爬進去！

甲：（在牆頭的一隻手替莊長搬腿）快吧，莊

長！別害怕，過去！

莊：不能不能！（已經跨過一條腿，直抖）怎

麼一個人也看不見哪！

甲：（露頭跟莊一笑，縮低了）沒人，又沒放

槍，那你還怕什麼鬼麼！

官：（在底下向上問）怎麼？那兩個小子又

竄到那裏去啦？跟我仔細地看一看。

莊：（不敢看）看……看不見。

官：（在底下）真看不見嗎？

莊：是是，老爺，是看不見。

官：（同前）大概他子彈打完了，躲起來了。

莊：是是，是躲起來了。

偽：（牆上的兩三個都露出了頭）躲在那裡？

曹：（大聲吼叫在短牆後連放排槍）在這裏！

張：（也拚命放槍）在這裏！

偽：吶！（紛紛卸下在牆外，接着跑了）

甲：好傢伙，（同時地）真厲害！（也從牆頭掉下去了，跑了）

莊：（同時地，大呼，口吃地）救救……救命……

……（從牆頭上掉下來，掉到了豬圈裏，哼着，（手摻豬圈木柵）救救……救命……）

曹：（從短牆後出，大步用槍托打豬圈上的手）

（你這豬，殺死你！（倒過槍一刺））

莊：哎喲！（掙扎死去）

張：（興奮了）打得好！老曹！

曹：（走來，愉快地）打得好！打得真好！老

張，你也打的很漂亮！（笑着）

張：（也笑了）這一打，我倒壯起胆子來了

；真是，（坐下）真是打的好。

曹：可不，我剛才一時叫漢奸隊嗆呼得有些

糊塗了，還照照鏡子，想起迷信的點子來

！可真——他媽的沒有道理！（檢討地，

自語）你這是慌張了！你還是沉着、勇敢

、機警，就能打！迷信，太沒有道理！

張：（也提起勇氣，站起向曹）對啦，只要沉

得住氣，胆子大，能想辦法，總能打的。

曹：（點點頭，精神抖抖）只要堅持着打，不

，只有堅持着打，敵人才會屈服，咱們才

有活路！

張：（連連點頭）……可這一氣打了多少火？

我的都打光了。

曹：（檢查一下）還有十粒火！

張：（擔心）還有十粒火？

曹：（指示）日頭下山了。有十粒火，也够突

圍用的了。

張：那快走。趁這時候，漢奸隊沒有動靜。（

走，到樹根那裏，跌坐下來）噢！

曹：哎！你不能走！……（決斷地）我去找一

頭小毛驢去。（給他槍和手彈）你拿着這

十粒火，要是敵人再敢來，你就一槍一槍

跟他慢慢地打，一定用不着打光，我就回

來，我一定回來和你一塊突圍！

張：（看）那能行嗎？

曹：（握張手）你相信我老曹，同志！（停頓

，熱情地）我立刻跑步出去。牽回毛驢來

，就一道回部隊。你放心！（轉身走）

張：（向曹後影伸起右臂）我等着你！

曹：（一回頭，向右大踏步走去）……
（從左前方忽然爬上了于大娘。）

張：（嚇叫了，拉槍）誰？

曹：（趕忙回頭）誰？

于：（也嚇得站不起來，坐着直擺手）我。同志！同志！……

志！同志！……

曹：哦！（急走來）于大娘？

張：于大娘！你怎麼來的？

曹：（急忙扶于起，替她拂土）扒開洞爬進來的嗎？

于：是啊！我急得什麼似的，想走這個近路……

張：怎麼讓你回來的？

于：你說那些狗漢奸嗎？他不滾蛋，我怎麼敢回來？

張：（半信半疑）什麼，退啦？（向曹）老曹

，你看能真的退了嗎？

曹：（向于）大娘，他們真都退了嗎？

于：（一把抓住曹的手）曹同志！他們那些狗漢奸隊，口口聲聲叫喝趕你，逮你

活吃了你……（喘口氣，興奮地）咱老

百姓聽着，誰心裏不替你們着急，發愁，

難過……看着打了一天，起了火……（向

右後一方看，眼皮直眨）還燒着哩！

曹：可真讓大娘受驚了！

于：這樣受受驚倒解解恨！可就是——

張：房子燒了。（拭淚，用衣角擦眼）鬼子地獄是

可不？（拭淚，用衣角擦眼）鬼子地獄是地獄呀！把咱于家嶺這麼個莊子都燒啦！

張：（焦急）是不是都走了呢？

于：我可說不清。只看見南門外他們抬着十二個抬子，後邊拖拖拉拉的，好幾十口子，臉

上都抹黑了灰——他放火燒莊子！燒完了還不走嗎？老百姓這才進了莊。（吃驚地

敘述着）哎喲！四下裡淨是火，淨是煙，睜不開眼，看不見路。……誰知道（幸慶

地嘆口氣），唉，又見到同志們！（看看

張看看曹，真誠地喜悅地，像愛撫着自己

的孩子，用仍然有些顫抖的枯老的手撫摩

着他們）還這樣好！真好啊！我滿心裏都喜呀！你們八路同志真是神兵哪！（執着

曹的手搖搖）你八路軍早些來，把霸佔這

一方的鬼子漢奸拾奪乾淨，咱才有日子過
啊？

曹：是的。大娘，你的話我們都記住了。我們
回去一準告訴我們上級——

于：（緊接）早點發大兵來——

曹：（點頭）是的，很快就會來——

于：（緊接）相信地點頭）那——現在就不留
你們了。（忽然被張受傷了）哎喲，這
位同志，你怎麼？——

張：不要緊。一點兒傷。

于：（有些難過）一點兒，也叫人心痛啊！……

那還怎麼能走路啊。

曹：正打算給他找一頭毛驢哩。（向右走）

于：那快去。也許還在莊外遛遛回來……

曹：（開門去）

于：（跟着去，一眼看見什麼，伸臂大叫）他
三叔啊，把毛驢牽這兒來！

「外邊有人答應着：『什麼？』」啊！同
志！……跟着進門來的幾個人，內中一

個有鬍子的站門口，牽着毛驢。」

于：（向衆介紹）這就是（指曹）八路神兵曹

同志啊！還有（指張）張同志！

衆：（都進來把曹把張圍起來）哎喲！就兩個

人打兩個逼！……真是神兵！怎麼打的……

張：（沒話說，很感動）我……

曹：（也感動的說不出話）老鄉們！回頭再談
吧，我們——

衆：（很感情地）你們別走吧！……就在這兒吧
！……到俺家去吃飯，同志！……

曹：老鄉們這太好了。可是我們得趕路……

于：（解釋向衆）對啦，讓老曹他們走吧，（
回頭向曹張）可是你們往後得來呀！

衆：對啦。得常來走動走動啊。

張：是的。來。

曹：（同時地）是的，我們八路軍一定得來的
，老鄉們。再見吧！（向右門走去）

張：再見吧。（走去）

衆：（七口八舌）騎上牲口吧！……送一送！……
好好走啊！……往後來啊！……

曹：（在門口向衆）好好，老鄉們，再見！

于：可早些來找據點，救活咱哪！……（舉右
手）

衆：（向右邊望去）

——幕，全劇完，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子濱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一月廿九日贈送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廿九日贈送

內政部調查局

資料室 (68檢)



類別 6549 303

登記號 6029

國家圖書館



004850272

法務部調查局



006029



4.6
75:3-2